

# 皇帝怕死

## 中國朝廷 的太醫



歌凡奇

L.F. D'86

中國朝廷的皇室，雖然天賦異秉，自命為天子之家，不同於市井流俗，但是依然不能免去生老病死之苦。因此他們也需要醫生，而且還把天下良醫收為一人之用。

御用醫生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多采多姿，而且終日提心吊膽，至於頂上人頭更是早早交給閻羅王小鬼保管，帝王隨時可取而棄之。

明史曾載：明太祖之后馬氏病危瀕留，太祖欲延醫為她診治，馬皇后自知命在旦夕，藥石罔效，因而對太祖說，「我的病是好不了的，你請御醫來，我死的時候，你必將遷罪御醫，如此有違吾之心意。」馬皇后素以大脚及仁心宅厚著稱於冊，因此她的御醫還有一條生路。至於歷代帝王、后氏、寵妾之死，恐怕都免不了御醫跟著人頭落地，而且中國皇室諸親，罕以短命相傳，因此在宮中當御醫，精神上的壓力一定很大。

古代的御醫似乎是世襲的。明會要曾載：凡醫家子弟，舊例，選入本院（太醫院）教習醫術。」又載：「凡醫士俱以父祖世業代補，或在外訪保醫官醫士以充。」

明朝，太醫院在組織上，有院使一人，主管太醫事務，其下設院判二人，御醫、吏目、醫士、醫員各若干人，人數雖不及宮中其他組織，但尚稱頗具規模。此時計分為十一科，即大方脈、小方脈、傷寒、婦人、鍼灸、眼、口齒、咽喉、正骨、痘疹。

### 太醫的選拔

清代太醫院負有訓練太醫的責任，在太醫院受業的肄業生，必需經考試及格，方得列名於太醫榜。這項考試先由太醫院堂官分四季考覈，考試的題目出自內經、難經、本草經及各

科要緊方書（即重要的藥劑醫典），然後依考試成績，判定等次，並呈報禮部登記。然後再由禮部官員到太醫院來舉辦考試，考取者授予醫士頭銜，不及格的則繼續留在太醫院受訓。

清代對太醫考試曾訂立一部章程，其內容如下：

- 考試出題，務須明白顯亮，不得割裂經文，批語亦從簡實。
- 試卷務照定式置辦。不得長短不齊，卷面上印太醫院字樣。中填某班及醫士醫生各名目，下粘浮簽。接縫用教習廳印卷面用堂印。考前由收掌官分正大光明四字填簿。照號填卷。摺疊彌封。再用教習廳印。浮簽楷書姓名。旁填坐號。仍給教習廳印。半在卷。半在簽。用印畢。將號簿固封。首領聽於需用卷外。不得多備一卷。
- 考試日各員生黎明齊集。聽候點名，照號入座。臨點不到者扣除。

- 入座後。由稽查官逐號詳查。其有籤坐不符者。立即扶出。
- 題紙亦按正大光明分號粘懸。明白大書。使諸生一覽無遺。概不准離座抄題。
- 出題後限時由稽查官挨號蓋戳。其尚未得句者。印蓋卷面不錄。
- 統限日落交卷。不准繼燭。
- 交卷自行揭去浮籤。
- 題目字句不得錯落。謄真不得行草。塗抹不得至百字。不得越幅曳白油墨污。
- 教習閱卷只用圈勾點。不許濃圈密點。改掌均分堂批定。

清代的太醫制度大抵沿用明制，太醫院仍設院使一人，總理院務，其下再設左、右院判，院判之下有御醫、七品吏目、八品吏目、醫士之階級。



聽說同治皇帝得過這種病——「天花」

### 鍼刺灸 毒君不宜

清朝的分科比較簡要。嘉慶帝把咽喉口齒併為一科，又把痘疹科併入小方脈，所以清代只有九科。後來正骨科也奉旨劃歸上駟院，由蒙古大夫充任醫療工作。

道光年間，有人以為醫生以針灸為皇帝治病，有冒犯龍體之嫌，因此主張廢除。因此太醫院中便無鍼灸一科了。這項最受推崇的中國療法，不能為皇家所用，在發展上自然會有一些挫折。

據說三國曹操有頭痛的毛病，因此徵求天下名醫，希望去此隱疾。當時華陀被迫為其醫治，華陀以為欲治此疾，必先剖顱洗腦，方得痊癒。曹操以為華陀想謀害他，因此不但不採華陀的建議，而且還把他下獄，以致華陀終死獄中。這是一段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故事。於今觀之，華陀當時被

迫醫治曹操，實出自無奈，而且他對曹操早存怨懟，因此如果有殺害曹操之心，實不足為奇。且當年的醫事技術，是否能做到剖顱洗腦，著實令人懷疑。（西方醫學在近幾十年才發現剖開頭骨的方法）。暫且不論這些，天下帝王以殺人為樂，但他們却很怕別人殺他，所以猜忌心特重。曹操不願被剖顱，道光廢鍼灸，皆源於此。

### 太醫的工作

太醫依其職等，各有不同的工作。大略有以下幾項：

#### 一、特簡供奉

在明代時，只有太醫院御醫以上的太醫，才能入內宮為帝王后姬療病。清代時，順治帝則屢次要求官員提報名單，由其親筆高選入宮執勤者，

此時已無御醫以上，方得入值的限制，這即是特簡供奉。

#### 二、內直供奉

內直供奉則不經皇帝親點，而由大臣奏報派任。任內直供奉者，日間在外廷當待命，晚上則入宮值夜，專司診視之責。吏目以下的官員皆可擔任。

#### 三、外直供奉

外直供奉則是照例輪流充任的太醫。清設有東、西兩藥房，西藥房以院使、院判、御醫為班領，由吏目排班輪流值班；東藥房則由御醫擔任班領，也是由吏目輪班。這些太醫必須照料寧壽、慈寧、乾清、鍾粹、壽康、壽安六宮的每個人。

太醫如何為后妃診病呢？雖說宮中荒淫無度，但是宮中的女人只有皇帝或皇帝的兒子可以「把玩」，其他「男人」（太監、太醫），依然不能碰她們，否則有殺頭之虞。所以太醫

不... 在... 曾... 是... 兩... 後... 的... 御... 小... 很... 為... 不... 醫... 醫... 診... 不... 值... 情... 至... 情... 不... 是... 者... 失... 並... 在...

看不到他的病人，據某些稷官野史的記載，后妃必需躲在帷幕後面，由太監自幕內牽一條紅線，一頭由太醫捻在手中，另一頭則跨在后妃的玉腕血脈上面，藉此猜測后妃的病因。

德齡郡主在「御香縹渺錄中」，曾記載了一段慈禧太后看病的經歷，茲錄於此，以助談興。

「本來尋常人診病，醫生們第一步總得先瞧一瞧病人的容色；然而這四位御醫那裏敢向太后平視呢？他們是始終不敢抬起頭來的。那末這個病將怎樣診法呢？祇有省略了望氣色的一步，直接按脈了。其時太后的御座兩邊，已設下了兩張小的方几，几上鋪著一重軟墊；待到那四位御醫恭恭敬敬地如數的磕足了九個頭之後，太后便吩咐另外兩個女官，把她兩個衣袖捲起了一半來，讓她自己仍在中間的御座上端坐着，而把她的左右兩臂，分攔在兩邊的小几上，於是那四位御醫便膝行而前，一直行近到那兩張小几邊去；同時又有兩位女官把兩方很薄的絹帕把太后的手臂覆住了，因為像太后這樣尊貴的人，豈能隨便讓不相干的人沾及她的皮膚的！四位御醫便分着兩邊，每一邊各二人，十分謹慎地伸出手來，用指尖隔著絹帕，靜心為太后把脈。論到按脈，這一種診病的方法實在是很神秘的！他們既不用時計來計算脈搏的次數，僅憑三個手指按着，怎麼就能知道病人的病情呢？我從前總是認為神異的，——至今也還不會明白。

隔了半响，左右兩邊的御醫便又悄悄地互相對調了過去，但他們始終不敢向太后偷覷一眼的，儘管在事實上他們知道應該有一番瞧瞧病人的舌苔的手續，或者太后自己也不致拒絕，但他們總是很謹慎的，那裏敢冒冒失失地要求瞧瞧太后的舌頭呢？他們並且竭力的要閃避太后的視線，就是在按脈的時候，也故意把頭側過一些，像是很畏羞的樣子。

他們就是這樣靜悄悄跪着，手指按在有絹覆着的手腕上足足費了四五十分鐘模樣；我因為久在外國，看慣那些西洋醫生們總是只須費却三四分鐘便可以按畢一個人的脈，如今瞧他們久久不釋，險些要當他們是在太后的手臂上睡熟了！其實太后本人也彷彿有些不耐煩了，蹙着雙眉，似乎立刻就要發怒的神氣；而她的咳嗽，却兀是不會停止。那四位御醫對此也很注意，每逢聽到太后的嗽聲，便悄悄地互相偷望着，彼此從眸子中交換意見。可是這時候的一副情景，却委實是難看極了！……當中是我們老年的太后，端然坐在一張杏黃色的御座上，背後立着一座短屏，閃爍着一種不自然的光彩；整個房子內的佈置，却一齊顯着很黯淡的顏色的顏色；地上是跪着四個服裝鮮明的御醫，分成兩組，長跪在太后的足下，像揣摩某種無價之寶似的隔着一方絹帕，絕不動彈地在給太后按脈；其餘的人，都呆呆地在旁邊瞧看；我想要是當場拍一張照出來，必然是很夠惹人發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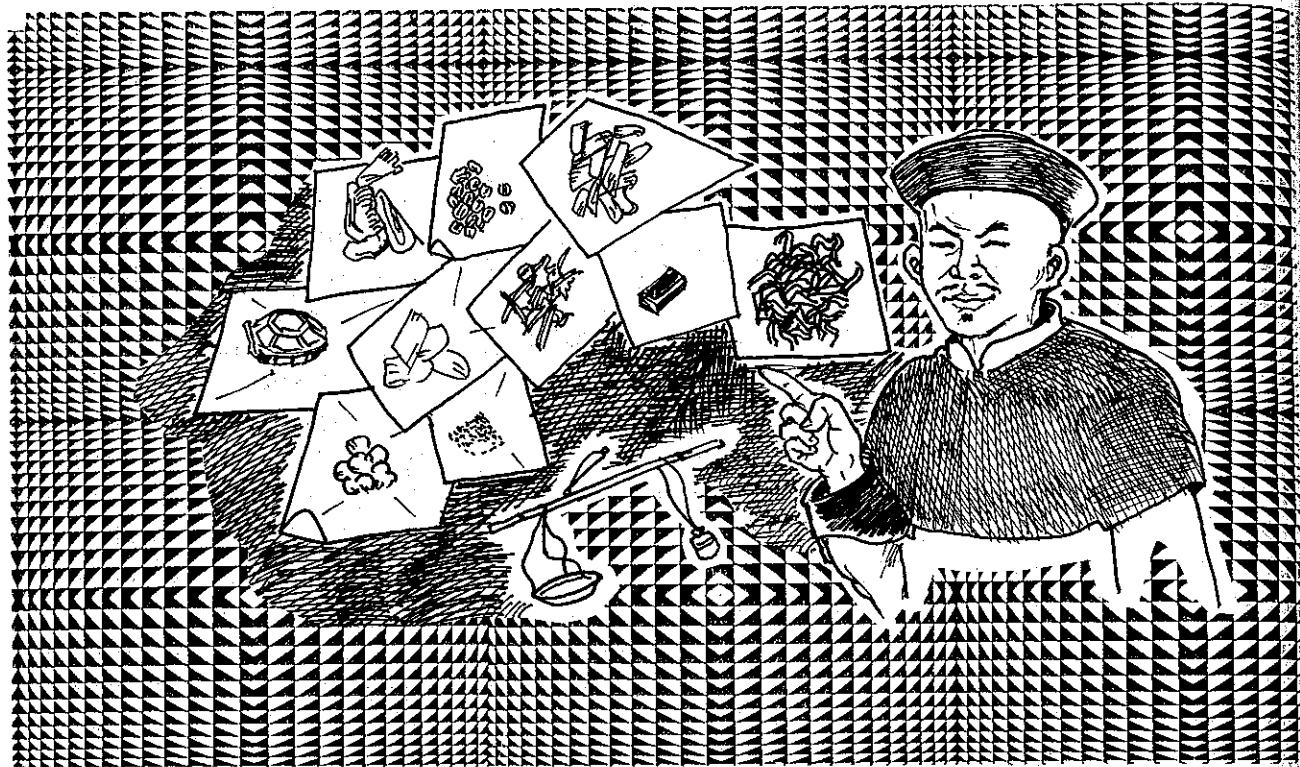
最後，那四位御醫的按脈工程畢竟也完畢了，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忽地爬了起來；又照例的向太后磕了頭，便躡手躡足地走出這一間寢宮去了。太后並不直接和他們說什麼話，倒向我說道：「德齡，就着你跟他們去瞧着吧！」

她的話音還是很峻急，顯然是她還不會把她的無明火完全擦下去咧！

但是她教我出去的意思，却不是造因於此；從她的日常行動推測起來，她多半是對於這四位御醫尚未十分信任的緣故。於是我就急急的奉命而出，緊隨在那四位御醫的後面，走進了一座和太后寢宮相毗連的偏殿。那連已預設下了四副很小很矮的桌椅，桌上的筆硯紙張安放著；那四位御醫老爺便各自佔據了一副座頭，恭恭敬敬的坐了下去。先是各人默默地寫着

一套脈案，這套脈案寫完，才互相討論起來了；各自發表着自己的意思，結果四個人有了四個意思，無一相同。這當然是不行的！四個人便各自盡力讓步，商定了一個協議，同時毀去了先寫的一套脈案，換上一套大致相同的詞句。太后的病情，便像這樣的揣摩討論而決定了！接下去就得由四位各出心裁的開出藥方來了。開藥方的時候，他們似乎比擬脈案來得鄭重，每個人都在沉思着、呻吟着，像學堂裏的學生，逢到大考一般的刻苦從事，足足費了一個多鐘頭才完成。然而他們關於用藥，却就不再討論了，各憑着自己的意思開出來，結果便產生了四張不同的藥方。

後來，太后自己還告訴我，為什麼那些御醫對於用藥，思索得如此的苦法？原來其中尚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們總想盡其所能的開出一張完善的藥方，不使有半些錯誤。這個所謂極大的關係是這樣的：凡當皇族中的一位——指太后、皇帝、皇后、貴妃而言。——害了病的時候，照例必由太醫院指派兩位或四位御醫進宮來診治。這診治一開始，便立即在這幾位被指定的御醫的身上，加上了一重責任，非要他們負責治癒不可！萬一那病人竟不幸而死了，那末這幾位指定的御醫，便得受大斥責了。尤其是那正在握着大權的統治者，為給他醫病的那些御醫的前途計，更是萬萬死不得。據說從前最初的時候，凡有不能治癒皇帝或皇后的病的御醫，往往要問一個斬罪，最輕也得賜令自殺；便連那主持太醫院事務的院使，也得牽累在內。雖然那病人的死，實在是和給他醫病的御醫毫無關係的，更無論他們所用的藥是怎麼的合理無誤，也休想脫罪。這當然是太專制了！所以後來已漸漸改良，每當一位皇太后或皇上賓天之後，就不聽見再有什麼御醫為此而送命了。不過責罰依舊是要責罰，但也是祇剩一形式了，除非那



個病人的死，經多方證明，確然是他診治的御醫的錯誤，才真正的處以刑戮。通常是先把他們剝去衣冠，摘掉頂子和翎毛，然後押入牢中，作為是行將流徙出去的囚犯：其實是決不流出去的。他們只須像這樣的受上幾天或幾十天的假罪，——作為是得罪先朝的處罰——待新的皇帝登了位，便立即會降旨下來，免掉他們的徒罪，發還他們的頂戴，並依舊把他們收入太醫院，作為院使或御醫。

有了這種事的關鍵，便無怪這四位御醫老爺要如此的深思力索了！

如此且說他們把自己的藥方開好之後，便一齊拿來恭恭敬敬的授給了李蓮英，讓李蓮英去轉呈太后。他們想是一來受不慣那種驚嚇，二來輕易也未便入覲太后，所以不再去面參了。他們的任務，到開完這四張內容幾乎完全不同的藥方為止，便算告一段落了；中間少不得有一段休息，在他們休息的時候，李蓮英便捧着這四張藥方，和我一起回到太后那裏去繳差，其實太后已把餘下的一部份應辦之

事自己忙着辦妥了。第一是她先差人去召來了一個對於中國各種藥物素有研究的老太監，另外又召了一個司書的太監，並打發兩個在值的女官去把她的書室內所藏着的幾冊專講藥物功用的書，如本草綱目之類取了出來；待我們把藥呈上去，已一切都算準備好了。待藥方一送到她手內，她就急急的逐一翻看；但見她忽而皺皺眉，忽而搖搖頭，忽而微笑，忽而呻吟，像是對於這四張藥方都極懷疑的樣子。

「這一樣是我不歡喜的，為什麼寫上啦？」太后用手指着每一種藥名，很不鄭重地批評着：「這一樣又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這一樣是很普通的，誰都知道是用來提神的，我們也不要用它！再瞧這一樣，不知道做什麼用的？」

那個對於中國各種藥物素有研究的老太監便探起頭來，隨着太后的手指看去，幸而他的眼光還不差，一看就把字劃看清楚了，便立即翻開了一本藥書來答道：

「這是涼血的，回老佛爺！」

「好啊！」太后聽了，便點點頭答道：「這一樣是可以用的，把它記下來吧！再瞧這一樣又是什麼意思啊？」她另外又指出了一個藥名來，那老太監便又探起頭來，看清楚了，一面又翻出了一本藥書來，作為對證。「這一樣可以清醒人的頭目的，太后。」

太后聽他這樣說了，再瞧藥書上也是一般寫法，便又點點頭，向那司書的太監揮一揮手，教他再把這一樣藥也記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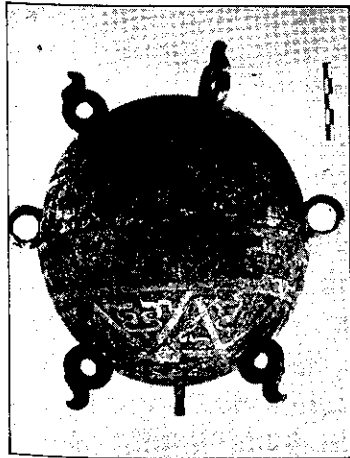
「那四位御醫老爺給太后所開的藥方上一般都有十二味藥閉着，其中大約一半是互相雷同的，有一半是各別的；總計起來，也有二十多味。太后把他們的藥方逐一看上去，一路看，一路把各種藥的性質去問那老太監——也有幾樣是她自己向來知道的，那就不用再問；還有幾樣是她雖然知道，却不十分肯定，或者已忘掉了，便得問那老太監。——這樣且看且問，儘揀合她自己意思的記下，待到揀

了十二味，她就不再揀下去了。於是那司書的太監便另外用一張白紙，恭恭敬敬的把她老人家所揀出來的十二味藥物磨正了。這樣就造成了第五張的藥方。這一張第五張的藥方是兼採原來那四張藥方之長（？）而集成成的，原來那四張藥方上的藥物，都有一二味或三四味被採用在內，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張混合體的藥方；但這些原來不在同一張藥方上的藥物，如此胡亂混合起來，性質是否相宜，有無衝突，太后却絕不注意，也不讓那四位御醫取去研究，然而這一張混合藥方要是闖出了什麼亂子來，那四位御醫却又逃不了責任。無怪我那時在旁邊瞧着，幾乎詫異得失聲叫喊了。

「現在藥方已寫就了。」太后又瞧着我說道：「德齡，還是差你去走一次吧！當那四個呆笨的醫官在給我準備藥的時候，你必須很小心地監視着他們！」

我當然祇有依着辦，便像一位上司似的押着那個四個御醫，走到了另外一所偏殿中去，這裏已和太后的寢宮相隔着兩個宮庭了。殿宇雖然也是很高大、很潔淨，可是平常難得有人走來的緣故，氣象很慘淡，還帶些霉氣。它的四面的壁上，滿釘着一行行的木架子，而在每一行木架子上，便排列着無數的白色的藍色磁罐，每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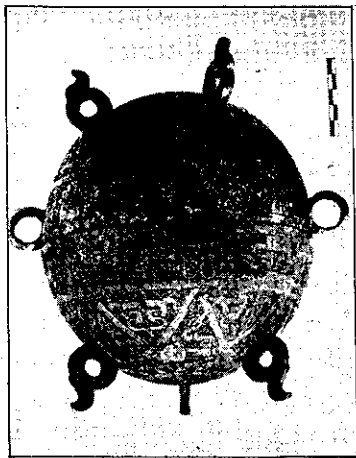
煉丹爐



罐都有蓋子蓋着，罐的外面，又用一小方的紅紙標明着罐內所藏的藥品的名字，以便檢取；有些體積不大的藥物，往往每兩種或三種合裝一罐，所以這一間大殿上所藏的藥品，真不下五六百種，大概是齊全了，祇有幾種非用新鮮不可的才讓外面的藥舖子供給。

如今且說那四位御醫老爺，接了這一張的藥方之後，——他們自己所開的四張是早已給李蓮英撕掉了一一雖然心上都未必贊同，但他們怎敢和太后爭執呢？少不得依着她，一件一件的配將起來。雖然依我猜想，他們四位既然都是年事很高的老醫生，諒來總和這些藥罐相處得極久而熟極了，可是他們在配藥的時候，還是像生手一般的遲慢，必須再三的端詳了才敢把藥取出來。據說這也是他們謹慎將事，不肯苟且的緣故。每一樣藥物取出來之後，還得用一枝小天秤仔仔細細地秤出相當的分量來，然後再用紅紙包成一個個的小包，給一個小太監捧着；及至十二味藥全包好，他們才隨着我這個目不稍瞬地監視着他們的女欵差，一起回到太后的宮中來。其時那一間慣常烹茶煮水的後殿裏，已另外生旺了一座小小的爐子，上面擱着一個銀製的藥罐，在專候製藥了。靠近這爐子的一張桌子上，安着一柄小小的玉碗，有一個金製的襯托着，特在從太后自己常用的幾副茶具內挑出來的，以備盛着藥給她老人家去喝。在這同一張桌子上，遠遠地離着那玉碗，另有四柄白色或藍色的磁杯，很整齊地排列着。我看了好生奇怪，不懂是什麼意思。

那四位御醫進來之後，便一起擁上那小爐邊去，十分嚴肅地取過一包包的藥來，在八隻眼睛——連我的一起是十隻——的監視之下，將它們逐一解開，投入那銀罐中去；這時候那罐內已盛着大半罐清水了。藥投好，便正式煮起來了；太后服的藥，自然



煉丹爐

又有特別考究的煮法，在煮的時候，那四位御醫還得在爐旁候着，待到罐裏的水煮得快沸了，便立即由他們中間的一位把它從火上移開，擱在地下，讓它慢慢地冷卻，約莫冷到十分鐘模樣，便再放到爐子上去，煮到將沸了，再取了下來，如是者凡三次。

現在就得用一個銀製的濾器來濾藥汁了。那四位御醫老爺還是很嚴肅地從事着。這服藥的氣味倒並不十分難聞，但當他們在濾的時候，我已忍不住要掩鼻了。

因為那濾器的網眼做得還不怎樣精細的緣故，第一次濾過之後，仍有少許藥渣留在藥汁內，這當然是不能送去給太后喝的；於是他們便三番兩次的濾着，直濾到完全沒有渣滓了，才敢傾入太后的玉碗中去。可是藥汁儘有多咧！——而且是特地多煮的一一他們便把那四柄磁杯也一起注滿了。我不禁懷疑還有誰要喝這個藥阿？

此刻是一切都準備好了，便有人去奏明了太后，不一會，這人又帶著太后的懿旨退出來了，吩咐那四位御醫一起再進她的便殿中去。於是就由太監的那柄玉碗在前引領，我第二，其次便是四位御醫，殿後的是一個太監，捧着那四柄磁杯。到了太后的面前，四位老爺還要先磕一套頭，然後跪下。我瞧那玉碗投到太后的手內，

急回頭去瞧時，只見那四個小磁杯却仍已分別捧在四位御醫的手內了；顯然很尷尬地捧著，但每個人都都在竭力的忍耐。接着，就像兵式操一樣齊整地把磁杯湊到各人的嘴唇上，仰起脖子一飲而盡。我那時真覺十二分的出乎意外，差不多就要笑出來了，好容易才忍住；並我想到藥汁必然是很苦他們竟能這樣一口的吞下，真非訓練有素不辦。而且我仔細瞧他們的臉上，簡直一些表情都沒有，這股勇氣倒着實可以佩服！

一些沒有病的人而強迫他和有病的人一起服藥，這未免太專制些了！而且我覺得很危險，難道一個好好的無端喝了一杯藥，就不會引起什麼反應嗎？但據後來太后告訴我！這種不合人情的章程，是幾百年前遺下來的了，並非是太后特創的；它的用意是要防範那些當御醫的人，受了賄賂，已在藥中加上什麼毒物，企圖暗殺皇上或太后。像這樣先教他們自己當面喝過了，便可不用再害怕。好在這些醫生當退出去之後，儘可自己在外

喝些藥，以維護他們本身的健康。（這裏還有一個聲明：讀者也許以為如今的中國藥舖子裏，何以不聞有什麼可以殺人的毒藥，即使有，也不容易給人買到；可是在從前的時候，殺人的毒藥是很多而很容易得到的，像鶴頂紅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太后已是司空見慣了，但眼看那四位御醫如此乾脆的把藥喝下去，也險些失聲大笑了。

「這不是太詭異啦！他們喝得怪爽利的，倒像是這藥全沒苦味的樣兒



。」老佛爺捧着那個玉碗，彷彿打趣似的笑道：「然而我可不相信，這藥那裏會有不苦的道理？」

可是她老人家話雖這樣說，畢竟也就舉起玉碗來，一口口的把藥汁喝下去了。他心上當然是很勉強的，巴不得棄而不喝，但是她也不能太不講理；那四位御醫老爺既是她自己做主去召進來的，而那第五張藥方又是她自己作主選定的，如今那四位御醫且已鄭重其事的給她把藥煮好，她怎麼

能不喝呢？那四位御醫一直低下了頭跪着，待到太后把藥喝完了，才命令他們退出去。我想這時候他們必然像釋去了千斤重負一般的高興。因為在宮內，是誰都不願久留的，能早些退出去，真是求之不得的妙事。」

四 駐署

根據明朝的規定，太醫院的院吏、院判、御醫專職服事皇帝，其他各品吏目則均要輪值駐署。他們駐於午門朝房（等待入覲的房室），有事時

，由內廷特派官員通知駐署，派遣他們前往服事。

五 辦公

清代的太醫還必須負責一般行政工作。照說太醫是朝廷的執事官，本無公務可言。但是太醫院對於院內各官吏的升遷、除官授官、考察、告假、丁憂等事故，及發放薪資、祭祀三皇、各項考試，在在需與其他衙門信函往來，協調事務，因此需派人處理這些行政工作。清朝肇立，最初規定

於太醫院醫，負責一年之期，就又要自行決定。中國吳伏羲曰。伏羲訪素問，三皇居皇廟為芒、祝融趾、桐君與區、有名醫術院負責。六醫太醫，可能在習醫理院內仍講課讀。七



於太醫院首領官內推派熟考公務的太醫，負責此項工作，任期一年。後因一年之期過短，接事者剛熟悉情況，就又要換人入替，因此後來便由太醫自行決定當職時間。

中國上古有三皇之說，三皇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伏羲說陰陽，神農嚐百草，黃帝有素問，皆與醫藥有關。在元成宗之前，三皇廟皆由醫藥主祀之。後來改三皇廟為先醫廟，除祀三皇之外，由句芒、祝融、風后、力牧配食左右、俞跖、桐君、傲貸、季少師、雷公鬼、典區、伯高、歧伯、少俞、高陽等十大名醫從祀。先醫廟的祭祀即由太醫院負責。

#### 六醫學

太醫院中品學兼優的御醫或吏目，可能被選為醫學教習，教導宦官學習醫理。乾隆會下旨廢除。但在太醫院內仍設教習廳，教導醫官子弟學習課讀。

#### 七製藥

太醫看病的程序頗為煩複。首先太醫必須請脈，以明病因，然後再開具藥方，並奏明各藥之效果。這張藥單的藥必需多準備一倍的藥量，待熬好後再分盛於兩個器皿，其中一個器皿的藥，需由太醫及內宦先行嘗試，若無異狀，再將另一器皿供為上用。後來藥由內宦烹調，太醫才免除了製藥之責，但他仍需先嚐藥，以示心無異志。

#### 八隨扈

當皇上出巡時，皇帝會親點醫官隨行，謂之隨扈。皇帝若在外過夜，則派堂官、辦公官各一人，若不外宿，則僅由院使、院判負責隨班迎送，而不隨待。

#### 九差務

太醫院的差務可分為特派、奏派、咨派三類。特派差務，乃在王公大臣，貝勒公主生病時，由上視下旨派醫往診。這類差務會因乾隆以為下屬冒瀆，擅用上醫，而停止過一些時日。奏派差務則是為解決疫病而產生的

，由步軍統領向皇上奏請恩施醫藥，惠濟滿漢軍民。康熙時定為東西南北廠四處，各設醫官醫生各一人，此制也在乾隆時廢除。

在文武會議時，由禮部兵部咨行太醫院，派遣醫官，以保障試場諸人的健康，稱為咨派差務。

## 太醫雜論

太醫並不好為。在古代如此，在現代如果遇到阿敏之類的暴君，恐怕也一樣不好受。做個一國之尊的醫生，固然是一種無上的榮譽，但犧牲未免太多了。一個平民醫生，可與常人一樣生活，一樣快活，似乎勝過太醫許多。

（感謝黃鴻志校友提供的寶貴資料，使本文得以順利完成）